

## 科文文学经典系列

首次全文收录瑞典学院授予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完整收录诗人泰戈尔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谈话录

# 泰戈尔诗集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Rabindranath Tagore*

郑振铎/译

新月集

飞鸟集

THE CRESCENT MOON  
STRAY BIRDS

方诗哲泰戈尔最优美的诗篇 温暖亿万读者心灵的吟诵

江西美术出版社



科文文学经典系列

# 泰戈尔诗集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Rabindranath Tagore*

郑振铎/译

## 新月集·飞鸟集

THE CRESCENT MOON  
STRAY BIRDS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诗集·新月集·飞鸟集 / (印) 泰戈尔 (Tagore,R.) 著;  
郑振铎译.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80-0281-9

I. ①泰… II. ①泰… ②郑… III. ①诗歌 - 作品集  
—印度 —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4275号

**泰戈尔诗集·新月集·飞鸟集**

[印] 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出版人:**陈政

**责任编辑:**邱建国 葛勇袁也

**美术编辑:**郭宇冈

**特约编辑:**李仕达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策 划:**北京东云智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网 址:**<http://www.jxfinearts.com>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66号江美大厦

**邮 编:**3300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纳百川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2011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

**字 数:**11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80-0281-9

**定 价:**18.00元

**营销电话: 0791 — 65661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赣版权登字: 06-2010-9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欢迎泰戈尔

泰戈尔  
诗集



郑振铎/文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的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

## 欢迎泰戈尔<sup>①</sup>

郑振铎

我在梦中见到一座城，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城市，都不能攻  
胜他：

我梦见这城是一座新的朋友的城。

没有东西比健全的爱更伟大，它导引着一切。

它无时无刻不在这座城的人民的动作上容貌上，及言语上表  
现出来。

惠特曼 (Whitman)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快要东来了。在这本杂志放在  
读者手中或书桌上时，他也许已经到了中国。

我可以预想得到：当泰戈尔穿了他的印度的朴质的长袍，由  
经了远航而疲倦的船上，登到中国的岸上时，我们一定会热烈的  
崇拜的张开爱恋的两臂，跑去欢迎他；当他由挂满了青翠的松枝  
的门口，走到铺满了新从枝头撷下的美丽的花的讲坛上，当  
他振着他沉着而美丽的语声，作恳挚的讲演时，我们一定会

① 1923年，泰戈尔访华，本文是郑振铎为欢迎泰戈尔而撰写的文章。

狂拍着两掌，坐着，立着，甚至于站在窗台上，或立在窗外，带着热忱与敬意，在那里倾听，心里注满了新的愉快与新的激动。

诚然的，我们应该如此的欢迎他；然而我们的这种欢迎，似乎还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他的崇敬，恋慕与感激之心的百分之一。

我们不欢迎残民以逞，以红血白骨筑凯旋门的凯萨，这是应该让愚妄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终日以计算金钱为游戏的富豪，不欢迎食祖先的余赐的帝王或皇子，这是应该让卑鄙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庸碌的乘机会而获享大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及其他的人，这是应该让无知的，或狡猾而有作用的人去欢迎的。

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的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

世界上使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个人。泰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的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情去欢迎的一个人！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

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

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是愿意，他便可自由的受欢迎的进内。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诗的天使在住着。我们愉悦时，他们则和着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他们则柔和的安慰着我们；爱者被他的情人所弃，悲泣如不欲生，他们则向他唱道：“你弃了我，自己走去了。我想我应该因你而悲伤，把你的孤寂的影像放在我的心上，织在一首金的歌里。但是，唉，我真不幸，时间不幸，时间是太短促了。青春一年一年的消磨了；春天是逃走了；脆弱的花是无谓的凋谢了，聪明的人警告我说，人生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水。难道我不管这一切，而只注视那以她的背向我的人么？那是很鲁笨的，因为时间是短促的。”当他听见这个歌声，他的悲思渐渐的如秋云似的融消了，他抹去了他的眼泪，向新的路走去；母亲失去了她和孩子，整日的坐在那里下泪，她们则向她唱出这样的一个歌来：“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双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里呀！’——母亲，我走了。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中的小波，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偕了他一同闪时进了，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着你的孩子到了深夜，我便要从星里向你唱



道，‘睡呀母亲，睡呀。’我要坐在照彻各处的月光上，偷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眼皮的小孔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起来吃惊的四顾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熠熠的向暗中飞去了。当普耶大祭日，邻家的孩子们来屋里游玩时，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整日在你心头震荡。亲爱的阿姨带了普耶礼来，问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呢，姊姊？’母亲，你要柔声的告诉她道，‘他呀，他现在是在我的瞳人里，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她听了这个歌，她的愁怀便可宽解了许多，如被初日所照的晨雾一样，渐渐的收敛起来了；我们怀疑，伊们便能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信仰大路来；我们失望，她们便能为我们重燃起希望的火炬来。总之，无论我们怎样的在这世界被损害，被压抑，如一到这诗的灵的乐园里，则无有不受到沁入心底的慰安，无有不从死的灰中再燃着生命的青春的光明来的。

我们对于这个乐园的伟大创造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这“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怕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

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泰戈尔则如一个最伟大的发现者一样，为这样人类发现了灵的亚美利亚，指示他们以更好的美丽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线绚烂而纯白的曙光，从这暗室的天窗里射进来，使他们得互相看见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的周围情境，看见一切事物的内在真相。虽然有许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见了这光，便不能忍受的紧闭了两眼，甚且诅骂着，然而大多数肯睁了眼四顾的，却已惊喜得欲狂起来。这光把室内四周的美画和宏丽的陈设都照出来，把人类的内在的心都照出来。

“光，我的光，充满世界的光，吻于眼帘的光，悦我心曲的光！”

“呵，可爱的光，这光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可爱的光，这光击我爱情的弦便鸣，天开朗了，风四远的吹，笑声满于地上了。”

《吉檀迦利》之五十七。

他们现在是明白世界，明白人生了。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发现者，这个能说出世界与人生的真相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被卷在血红的云与嫉妒的旋风里。每

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都在粗声高唱着报仇的歌，都在发狂似的随了铁的声，枪的声而跳舞着。他们贪婪无厌，如毒龙之张了大嘴，互相吞咬，他们似乎要吞尽了人类，吞尽了世界；许多壮美的人为此而死，许多爱和平的人被其牺牲，许多宏丽的房宇为之崩毁，许多珠玉似的喷泉，为之干竭，许多绿的草染了血而变色，许多荫蔽千亩的森林被枪火烧得枯焦。泰戈尔则如一个伟人似的，立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在静谧绚烂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语声，为他们宣传和平的福音，爱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立在他们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堕在他们上面，如那黄昏的善爱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

世界的清晨，已在黑暗的东方之后等待着了。和平之神已将鼓翼飞来了。

他在祈祷，他在赞颂，他在等候。他的歌声虽有时而沉寂，而他的歌却仍将在未来者的活泼泼的心中唱将出来的，他的使命也终将能完成的。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传道者又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他现在是来了，是捧了这满握的美丽的赠品来了！他将把他

的诗的灵的乐园带来给我们，他将使我们在黑漆漆的室中，得见一线的光明，得见世界与人生的真相，他将为我们宣传和平的福音。

我们将如何的喜悦，将如何热烈的欢迎他呢？

任我们怎样的欢迎他，似乎都不能表示我们对于他的崇慕与敬爱之心的百一。

“我醒过来，在清晨得到他的信。

“当夜间渐渐的万籁无声，群星次第出现时，我要把这封信摊放在我的膝上，沉默的坐着。

“萧萧的绿叶会向我高声的读它，潺潺的溪流，会为我吟诵着它，而七个智慧星，也将在天上对我把歌唱出来。”

《采果集》之四。

这是泰戈尔他自己歌咏上帝的诗章之一，而我们现在也似乎有这种感想。我们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所不能表白的愉快与崇拜与恋慕，在这时是可以充分的表白出来。

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荫上的绿草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的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窗外奔腾呼号的

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

我们应不仅为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

(原载 1923 年 9 月 10 日《小说月报》14 卷第 9 期)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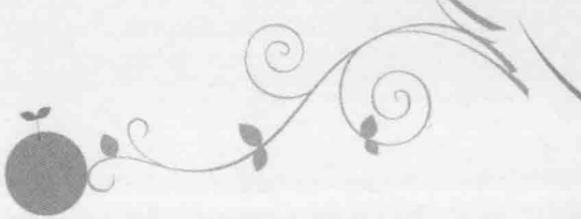
前言	I
新月集	1
译者自序	3
再版自序	6
飞鸟集	71
1922 年版《飞鸟集》例言	73
1933 年版本序	77
附录	137
附录一 郑振铎译泰戈尔诗拾遗	139
附录二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159
附录三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谈话录	170





# 新月集

泰戈尔  
诗集



我喜爱那日光，那天空，那绿色的大地；

我听见那河水淙淙的流声，在漆黑的午夜里传过来；

秋天的夕阳，在荒原上大路转角处迎我，如新妇揭起她的面纱迎接她的爱人。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 译者自序

我对于泰戈尔 (R. Tagore) 的诗最初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戈尔的事。他说：他在缅甸时，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到他，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过了几天，我到许地山君的宿舍里去。他说：“我拿一本泰戈尔的诗选送给你。”他便到书架上去找那本诗集。我立在窗前，四围静悄悄的，只有水池中喷泉的潺潺的声音。我静静地等候读那本美丽的书。他不久便从书架上取下很小的一本绿纸面的书来。他说：“这是一个日本人选的泰戈尔诗，你先拿去看看。泰戈尔不久前曾到过日本。”我坐了车回家，在归程中，借着新月与市灯的微光，约略地把它翻看了一遍。最使我喜欢的是其中所选的几首《新月集》的诗。那一夜，在灯下又看了一次。第二天，地山见我时，问道：“你最喜欢哪几首？”我说：“《新月集》的几首。”他隔了几天，又拿了一本很美丽的书给我，他说：“这就是《新月集》。”从那时后，《新月集》便常在我的书桌上。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把它翻开来读。

我译《新月集》，也是受地山君的鼓励。有一天，他把他所译的《吉檀迦利》的几首诗给我看，都是用古文译的。我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他说：“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

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于是我与他约，我们同时动手译这两部书。此后二年中，他的《吉檀迦利》固未译成，我的《新月集》也时译时辍。直至《小说月报》改革后，我才把自己所译的《新月集》在它上面发表了几首。地山译的《吉檀迦利》却始终没有再译下去。已译的几首也始终不肯拿出来发表。后来王独清君译的《新月集》也出版了，我更懒得把自己的译下去。许多朋友却时时催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他们都说，王君的译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译的必要。那时我正有选译泰戈尔诗的计划，便一方面把旧译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参考了王君的译文，又新译了八九首出来，结果便成了现在的这个译本。原集里还有九首诗，因为我不大喜欢它们，所以没有译出来<sup>①</sup>。

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

① 此次出版的《新月集》，是增补完备的全译本。

——编者注